



《繁花》
金宇澄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2013年3月出版

自从因《繁花》拿奖拿到手软后，一直在幕后从事编辑工作的金宇澄成为上海文学圈的名人。文学圈每年产出的长篇小说高达三四千部，像《繁花》这般收获无数好评与奖项的作品，在今日特别罕见。

61岁的金宇澄习惯以“老金”自称，毕竟年龄摆在那儿，年轻一点的文学青年更喜欢叫他“爷叔”，在上海话里，这个称谓和现在流行的“大叔”意思相仿。

金宇澄会讲故事，也常常以说书人自诩。他生活的大上海从来不缺故事，光是达官显贵社会名流的各种段子就数也数不完，可“爷叔”不爱讲这些“金字塔尖的人”的生活，他喜欢讲那些处在金字塔底——甚少被关注，却又数量最多的普通市民的寻常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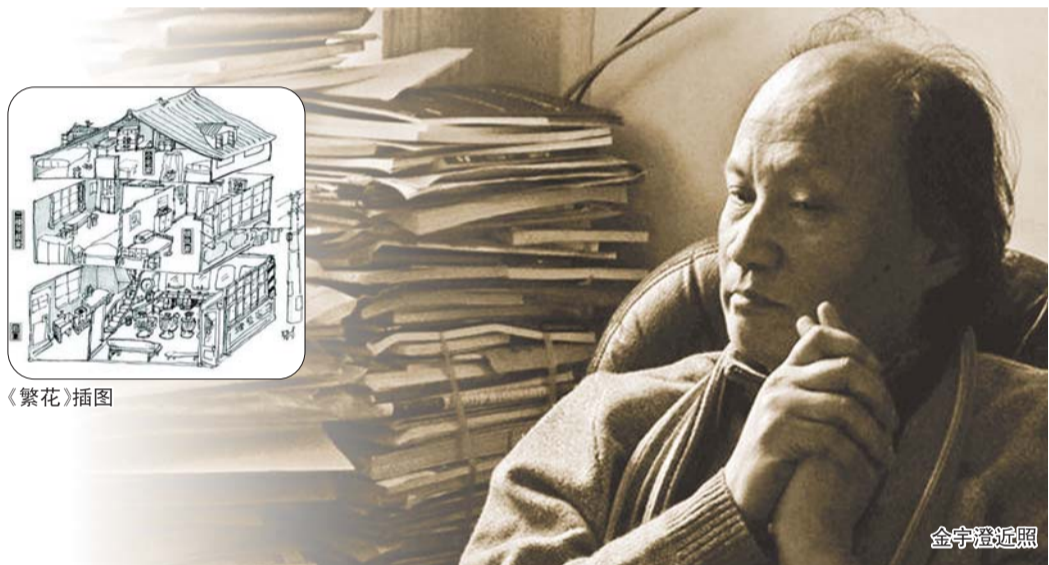
“以前的淮海路，每天早上都有一个人牵着白马出来卖马奶，沿街的人一听到马的铃铛声，就赶紧拿着锅碗瓢勺出来买马奶，现挤现卖。”一场讲座上，金宇澄突然一顿，笑嘻嘻地等着下面的年轻人发出惊叹的声音。

他熟悉地讲着上海解放后哪条路上跑过有轨电车，在哪个弄堂里能听到黄浦江的船鸣，甚至不厌其烦地向人解释上海人买葱只买两三根绝不是因为小气，而是生活习惯的不同，“老太太一分钱三根葱，不是吃，是买回去煮鱼用的，结果她的北方女婿全给生吃了”。

7月1日晚，他的一众粉丝赶到上海新天地听他的讲座，“爷叔”搬出来的依然是这些市井小民的生活百态，琐碎又不失生动，这也是他创作《繁花》时要实现的一个愿望：城市在我的笔下，能否生动一次？

开在城市里的文学“繁花”

□本报记者 吉祥



《繁花》插图

用方言写作的时候更有自由

“独上阁楼，最好是夜里。《阿飞正传》结尾，梁朝伟骑马觅马，英雄暗老，电灯下面数钞票，数清一查，放进西装口袋，再数一查，拿出一副扑克牌，捻开细看，再摸出一副。接下来梳头，三七分头，对镜子梳齐，全身笔挺，骨子里疏慢，最后，关灯。否极泰来，这半分钟，是上海味道。”

《阿飞正传》是金宇澄最喜欢的电影，他尤其喜欢这个结尾，似乎这是只有上海人方能体会的韵味。两年多前，他化名“独上阁楼”在弄堂网上敲下了这段文字，作为他酝酿多年的一部长篇的开头，弄堂网的创办者是上海本土作家陈村，主要是怀念老上海的社

会生活，吸引的绝大多数是上海人，论坛里的发言也都是上海话。

《繁花》里的语言是上海官话，在写作的一年时间里，金宇澄在心里反复筛选上海话，“这句可以写，这句不可以，主要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得懂”。金宇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，普通话对于非北方语系的人来说，如同第二语言，“如果在写作的时候思维是用母语，会得到很大的自由”。在《繁花》问世后，不止一位评论家肯定了这种方言写作的尝试，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，金宇澄如果不用这种语言写《繁花》，可能没人注意。金宇澄本人也认可这种

说法，“我已经好多年不写东西了，想想看，每年三四千部长篇，我的小说怎能引起别人的注意？”

的确，在写作这部小说前，金宇澄封笔了近20年，长期担任《上海文学》常务副主编的他，每天接触大量的来稿，多数稿件趋同化严重，缺乏个性，“如果盖去作者的名字，不知是谁写的”。他将这归因为长期接触翻译作品，进而导致翻译腔、文艺腔的横行，他举例：一位老外说，如今翻译中国文学，已经不需要查字典了，意思是我们的小说词汇量可以很少——对小说家来说，这是很糟糕的事，我们需要驾驭最丰富的文字。

《繁花》突出的是大上海的生活姿态

金宇澄按照自己的风格，每天在弄堂网上发几百字，这些老上海的故事出奇地受欢迎，每天都有不少人在他的故事下面留言，要么追问情节，要么就是鼓励他继续写下去。

7月2日下午，在与著名作家余华对话网络对传统文学的影响时，金宇澄非常感慨地说：“与网友的互动非常好，给了我写作的动力，意犹未尽。”显然，这种互动式写作，与传统文学作家闭门写书的经历很不相同，以至于不少评论家在提及《繁花》时，时常就将其纳入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而犯难。

“网络写作等于是将草稿公开化，带有热度。”金宇澄说，对久不写作的他来说，与网友互动营造的亲密氛围，让他一直处在一种超常状态，“就跟一个小孩在舞台上翻跟头，如果下面很多人鼓掌，他翻起跟头来会更厉害”。

在与读者的互动中，金宇澄也会根据读者的反馈做出适当调整，比如有读者说一位老太太死得太早，金宇澄就在情节上适当调整，让她晚死两年，但更多的时候，他坚持自己的文学底线。《繁花》里有大段大段的对话，只有逗号、句号，连问号都没有，有读者提议他应该将文字分段，殊不知这正是金宇澄有意为之，“传统话本里就是这么讲话的，分开我就写不下去了”。

当然，最吸引人的还是小说里各种丰富的市井生活的细节。《繁花》以阿宝、沪生、小毛三个上海男性为贯穿小说首尾的主要人物，分两条叙述时间线索，一是1960年至“文革”尾声，二是1980年到新世纪初，其间牵扯出一百多个人物，包括芸芸众生的情欲、梦想和迷茫，直到最后繁花落尽，悲凉丛生。

“整部小说几乎全由闲谈、闲

聊和对话组成。小说延伸了城市生活的‘不一致’和错综复杂的局面，小心翼翼的嘲讽，咄咄逼人的漫画，暗藏时尚与流行，还原了上海的生活地图和人情世故，哪怕是琐碎卑微、世俗而充斥着人间烟火气。”文学评论家程德培如此点评《繁花》。

在雷达看来，《繁花》里的人物并不重要，金宇澄突出的是市井生存状态和城市特有的话语方式、情感方式、生活方式，是说不出的“无名”状态，“是城市的生活姿态，或者说‘时间在上海是怎么消耗掉的’”。

对于金宇澄来说，他更希望通过笔消除外界原本对城市生活表面化的印象。“以前我们的叙述都很重视乡土，对城市文学比较忽视，我也是想借此回应‘城市无文学’的论调。”

对话金宇澄——

城市的水泥地

是我最好的文学温床

齐鲁晚报：您写作《繁花》的经历比较特别，与读者在网上的互动，对您的写作有多大的影响？

金宇澄：《繁花》最早发表在上海本地的弄堂网上，这些读者都是上海本地人，所以写作的氛围很好，每次发一点在上面都有很多人互动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种超常的写作体验。当然，我写作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读者的反应，就跟每天请客一样，要拿出最特别的菜给他们。对我来说，写《繁花》有点像上了年纪的女人怀孕，非常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孩子，心态和年轻人不一样，就想怎么一遍遍把孩子打扮好。《繁花》到现在已经印刷了12次，每一次我都要仔细修改。

齐鲁晚报：读者的意见会不会影响故事的走向？

金宇澄：没有大的影响，只是一些局部的地方有，网友虽然能激励我，但是不能左右我，我有自己的文学立场。我也会听他们的意见，比如有读者说这个老太太死太早了，我就让她晚死两年。

齐鲁晚报：《繁花》是用上海方言写的，为何它的受欢迎不仅局限在上海，很多外地人也能接受？

金宇澄：《繁花》在表现手法上不一样，全口语化的，和一般小说差别很大。这种上海方言也是经过处理的，是上海官话，当时在《收获》刊发前，执行主编程永新也建议过我，将一些本地的方言进行修改，让外地人也能看得懂。你看我的小说里，类似上海方言的“依”、“阿拉”都没有，都被我技术处理了。

中国有很多作家除了普通话，不会用方言写作，其实对于非北方语系的作家来说，普通话相当于第二语言，有一个标准在那儿，如果写作的时候，思维上用母语，就会得到很大的自由。

齐鲁晚报：有没有人反映这种写法不好接受？

金宇澄：也有人跟我说，一开始读不下去。我们受的是普通话教育，突然来了这样一个文本，不习惯。现在有的“90后”作家，写的完全像翻译文本，翻译腔，文艺腔写作，而我从一开始就要写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。

齐鲁晚报：不少作家都有自己的地标，比如莫言的“东北乡”，苏童的“香椿树街”，不知道现在在是否可以说老上海是你的地标？

金宇澄：有评论家说我是最有上海地标意义的作家，就像《海上花列传》里写上海的马路，我都画地图的。不像有一些作家把上海叫做“海城”，我的写作是具体到街道的，就跟李敬泽评论说像《金瓶梅》里面有一段，写从这条街拐弯到那条路，实际很少有作家像我这样做，我在里面专门画了四幅地图。

齐鲁晚报：写这部小说有没有为老上海的历史做记录的想法？

金宇澄：倒也没有，我只是写我知道的城市的细节，我强调的是城市文化的魅力，我们对城市文化的写作已经久违了，我们一直强调农村，到农村去，到乡土去，实际上城市写作很弱，城市一直是被批判的。过去有“京派”，估计以后会有作家写他所生活的城市，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齐鲁晚报：您如何看待这种写作视角转变的意义？

金宇澄：城市写作从1949年之后就被否定了，但是现在我们搞明白了，城市和农村一样，我也说过，城市的水泥地是我最好的文学温床。



悦读·分享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未了”